

透過水霧賞成都

李 姝

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飾。」

A lotus comes out from pure water without any embellishment.

蓉城，誕生在水中的城市，始終籠罩着一層水霧，朦朦朧朧，以至於，這裏的天氣始終沒有別處的藍，這裏的空氣始終沒有別處的透明。她，始終在一個灰色的基調當中。

The city of lotus, which was born in the water, is always covered by mist and becomes a blur. As a result, the sky here is less blue and the air here is less clear. She enjoys a color of grey.

成都，叫蓉城，也叫錦城，中國最休閒的一座城市，水霧的籠罩使她顯得更加慵懶，無水不成都啊！而錦江，錦城之水，緩緩流淌在蜿蜒河道中的生命之水。我就是在她的身邊長大的。

小時候，和外婆住在三洞橋。那時的錦江還不叫錦江，叫做府南河。已經沒有太多的記憶了，只知道那時的河岸，還是自然形成的土坡；土坡上有很多野花雜草，我常常到河岸去，摘一些好看的花朵和表姐一起扮家家酒。

後來，搬到城邊街，一條隨着府南河蜿蜒的河畔大道。那時到河邊去先要經過一座確確實實由垃圾堆成的山。因為成都沒有山，所以不論是這樣的垃圾山，還是泥土砌造的山對我都有特別的吸引力。我也就常常到上面去一個人探險或者和小夥伴們一起捉迷藏。後來由於城市規劃，這座山不知道在哪一個晚上，或者哪幾個晚上就消失得乾乾淨淨了。城市的街道變得漂亮了，但我的確又少了一個能夠消磨整整一個下午的遊樂場。

起初的時候，河岸有很多的平房，這些承載着沉甸甸的川蜀文化的老房子今天已經不多見了。我已經不記得到河邊的路線是怎麼樣的了，只是覺得要在這些上了年歲的房子中拐來拐去的走上5分鐘，就會看到一個很大的皂角樹，然後再轉一個角，就可以看見堤岸上有一些人工運來的大石頭堆成不像樣的斜坡，如果不怕的話可以一直下到水。在這些石頭縫之間，雜草體現了他們頑強的生命力，肆意地生長。

河水很淺，我從來沒有見過有人在裏面划船或者游泳，也許是因為水太髒了的緣故。水裏邊大概也沒有魚吧，有的只是些子子，在靠近河岸的地方，紅棕色的，一團一團的，還在不停的蠕動。爸爸就常常帶我裝一袋回去，是魚兒最喜歡的食物。

而那棵皂角樹，是我記憶中最突出的標誌。年輪畫了一圈又一圈，但她沒有再長高，也沒有長粗了，只是不停地重複着深綠和淺綠的更替。春天來了的時候，它是嫩綠的，到了夏天，變成墨綠，冬天來到的時候，只是覺那層綠色好像薄了一點，淡了一點，等到來年，又會添加不少綠色。那些樹下的人家，常年都在樹蔭的庇護下，沒有烈日，也沒有暴雨。不過成都很少會有烈日或者暴雨。這裏的天氣像一個溫柔的女子，籠

罩的一層半透明的薄紗，帶着些許的神秘，霧濛濛的，沒法看的太清楚。

春季來臨，成都總是飄着綿綿細雨，這雨像是用沙漏濾過一樣，細得來你根本看不見她，只是在街上一段時間之後，你才發現原來衣服是濕的，她在你不知不覺中慢慢的濕透你的衣衫，侵入你的心裏，讓你感覺涼涼的。綿綿細雨中的河面會騰起一層半透明的薄霧，再看看河岸對面的樹木，葉片開始吐水，「曉看紅濕處，花重錦官城」——成都，孕育在水霧中的城市。

再一次搬家，到了河的對岸。這次搬家可是樂壞了我，因為從那以後我就可以天天走吊橋了。一座在我出生之前就存在的吊橋。水泥做成的墩子，上面是差不多手腕粗的鐵索，吊着鐵板，好像是黑色的，也好像是墨綠色的，上面沾滿了歲月留下的污垢。整座橋大概有十多米長吧，我每次走到中間就拉着鐵索使勁地晃悠，體驗盪鞦韆的感覺。

這座橋很少有人走，一是因為對面的住戶本來就很少，二是由於總是有我這樣頑皮的孩子的存在，所以這座橋總是晃悠得厲害，再加上兩側的扶手簡化得來只剩下一根磨手的生了鏽的鐵索，所以它總是不能給人安全感，自然而然年紀太大或者太小的人都不願意從這裏過河。也正因為如此，我就有了更多的遊戲時間。

府南河有了最大一次的改頭換面，是在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。人們再也看不慣爛泥的河堤，時不時地還有一條廢棄的破船靠在岸邊；那些下雨時會滴滴答答漏水的平房；泥濘的小道到處散播着廢物……取而代之的是修得整整齊齊的水泥的河堤；玉白石的具有蜀漢風格的石柱；不鏽鋼的柵欄；柏油的林蔭小道；瓦房也消失得無影無蹤，變成了一個素雅的花園；就

連那些長的錯落有致的灌木叢也被通通砍掉，栽上了一派茂密而整齊的斑竹；就連這條河的名字也在不久之後正式更名為錦江，意為錦城美水。

只有那棵皂角樹，人們不僅留下了她，而且為了照顧她原來的地理位置，還特意為她在花園的中間建造了一個台子。她就高高屹立在台子的中央，見證着歲月帶來的不可為你的變遷，只是偶爾，由於沒有了那些瓦房的依傍，會感到一點點孤獨。

至於不值得人們信任的吊橋，自然是不能再留着。在它的旁邊，是一座新生的拱橋。這座橋有女人般柔和的曲線，像一張弓橫臥在河面上，又像一道彩虹。唯一不便的是，由於她的拱度太大，人們很難直接騎車通過橋面，不得不下了車，推着上坡，再下坡，成了名副其實的「人行橋」。而我呢，總喜歡從很遠開始加速，卯足了勁衝到橋頂，然後鬆開剎車迅速地衝下去，小小感受一下過山車的刺激。

仲夏的傍晚，都市籠罩在金色的夕陽之下。悶熱的天氣，刺耳的噪音，飛騰的塵埃，無不讓人感到心煩意亂。唯有來到這河畔，享受絲絲清風，看着夕陽也鍍上一層金邊，五彩斑斕的花壇上不停舞動的精靈，聽着蟬鳴，嗅着空氣中潮濕的泥土地氣味。三三兩兩的人群，坐在石凳上的，階梯上的；微笑着注目着走路跌跌絆絆的小孩的；拿着芭蕉扇在樹蔭下乘涼的老人；手挽着手漫步在溫馨浪漫中的夫婦。還有草坪上追逐的貴賓犬和牧羊犬……這一切組成了一幅和諧的圖畫，畫着成都人優先散漫的生活。

入冬後，白晝一天比一天短。成都的整個冬季都是濕漉漉的，霧氣特別重。早晨，天還沒有亮的時候來到河邊，站在河岸的一側眺望另外一側，晨霧會遮擋你的所有視線，只有對

岸馬路兩旁的路燈，商場的霓虹燈，汽車的車燈依稀閃爍在一片黑色的朦朧中。漸漸地，依稀可見大廈的輪廓，巴士在馬路上穿梭，最後當你能夠清楚地分辨出電線杆和樹幹的影子的時候，晨霧就已經被冬日的太陽驅走了。冬季早晨的錦江，是一幅戴着黑色面紗的女子的出浴圖，神秘並且令人沉醉。

再後來，政府又搞了「光彩工程」。錦江河面上又增加了絢爛的彩燈。古樸的府南河已經不復存在，只剩下華麗四射的錦江。河岸兩側迭起的高樓，襯托着都市的繁榮，也為錦江穿上了雍容華貴的外套。

四季不斷的輪迴，錦江也隨着都市的變遷從一個懵懂的姑娘變成了一個時髦的女郎。那棵皂角樹始終佇立在河邊，默默注視着河水帶走了昨天的歷史，又帶來了明天的變遷。沒有必要非要刻意地保留從前的甚麼，成都已經不再是從前那個「不與秦塞通人煙」的古蜀，而是一個四通八達，有着國際機場的繁榮大都市了。那個錦江又怎麼能拒絕時代帶來的變遷呢？就讓從前那些灰色的記憶留在發了黃的老照片裏，隨着源源不斷的錦城之水流進人們的心裏，在記憶中塵封吧。